

★白金★
典藏版
New★

日常可见的生活场景·穿插其中的黑色幽默
曲折离奇的发展经过·令人意外的奇妙结尾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

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悬念故事精选集

希区柯克的作品构思巧妙、结构新颖，令人拍案叫绝；其叙述的故事
惊险刺激、悬念强烈，结局总是出人意料，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

（英）希区柯克◎著

宋清玉◎编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

令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悬念故事精选集

(英) 希区柯克◎著 宋清玉◎编译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 (英) 希区柯克著; 宋清玉编
译.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85—8703—6

I. ①希… II. ①希…②宋… III. ①故事—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7239 号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

XIQUKEKE XUANNIAN GUSHI

出 版 人 刘 刚
策 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王天明
开 本 787mm×1125mm 1/10
印 张 60.8
字 数 810 千字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定 价 78.00 元

前言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 ~ 1980）是世界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出生于英国。他擅长拍摄惊悚悬疑类影片，一生总共执导了五十多部优秀电影，并执导过《希区柯克剧场》等数百集电视剧。此外，希区柯克还参与过大量剧本和小说的创作，造就了一系列希区柯克式悬疑经典。

对很多人来说，擅长在银幕上“惊吓”观众的希区柯克俨然就是悬疑惊悚的代名词、不折不扣的悬念大师。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曾这样评价希区柯克：“在悬念片和恐怖片领域里，希区柯克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的影片就好比一本没有理论的电影教科书被传诵至今，成为心理恐怖影片的典范。”

对于悬念，希区柯克曾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如果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反之，虽然也是表现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滴滴数秒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能牵动观众的心。

悬念必须要足够震撼人心，才能达到设置的目的，但越是贴近生活，越是在平淡无奇的情况下发生的悬念，最后带来的效果越好。希区柯克但凡在他的作品中设定悬念，一定是以观众读者为主线，让人们跟同故事中的角色一同深入整个事件之中，并且在极度贴近生活现实的情节之中，感受一个又一个意外的发生。这就是读希区柯克作品的魅力所在。

除了悬念迭出，希区柯克作品的深刻内涵同样值得称道。他对人性和人类的心理世界有着深刻了解和体悟，并有更多机会去探索和表现人类行为中那些奇怪的侧面，因此他又被称为“电影界的弗洛伊德”。在他的世界里，生活永远不平庸、不宁静。他所讲述的故事，是生与死、罪与罚、理性与疯狂、纯真与诱惑、压制与抗争的矛盾统一体，是一首首直指阴暗人心的诗。

他认为，人世间充满了邪恶，无法逃避，人们的正派和善良品质常常经受不住严格的考验，经不起诱惑。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个受到诱惑的灵魂，逐步地脱去人性的外衣，滑向罪恶的深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而且其作品中的人物往往都有些变态或偏执，备受焦虑、内疚、仇恨或情欲的折磨。

因为在希区柯克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一种绝望的感觉。他认为，骇人的东西不仅潜伏在阴影里，或者潜伏在只身独处的时候，有时，当我们和正派、友好的人在一起时，也会感到孤立无援甚至险象环生。即使在长大成人之后，他也经常坦承自己有

无穷无尽的荒谬的忧虑。他将这种焦虑和绝望传递给世界，进而展现出人性最深层的恐怖和最异常的思想。

读希区柯克，就像在做一道道高难的智力题，在经历一次次灵魂的拷问。希区柯克的作品架构非常巧妙，前后联系相当紧密，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结构美，大致可以归纳为：日常可见的生活场景、穿插其中的黑色幽默、曲折离奇的发展经过、令人意外的奇妙结尾。这种架构被后人称为“希区柯克模式”。

希区柯克曾说：“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悬念癖，作家就是要把悬念兜售给他们，使他们知道迫切想知道的事情。”而在制造悬念这一点上，他无疑是个天才。本书所选的故事，便深得希区柯克式悬疑的精髓，故事类型丰富，包含警匪交锋、机智推理、连环设局、情爱阴谋、复仇计划等多种主题，加上曲折离奇的情节、丝丝入扣的描述，读来定会让人拍案叫绝。



目录

送往太空的人	1
刀口脱险	8
阳台下的玫瑰花	12
清仓甩卖	13
为爱犬下葬	17
北非反劫案	22
摄影师的较量	28
连环迁怒	34
一百万美元	37
临终推理	47
优秀员工	51
该死的人是你	53
似曾相识	59
第三通电话	64
琳达与男人	71
迷雾中的陌生人	78
神秘的邻家太太	84
领带杀人案	90
藏身之处	96
女人的直觉	102
转运小佛像	109
侦破悬案	118
自学成贼	126
仁慈的杀手	133
致命信件	136
死后的报复	139
诚实的价值	145

靠谱的男人.....	147
亲密拍档	151
有道德的人.....	157
锁匠怀特	166
跳水健将	173
自投罗网	178
监狱暴动	182
炮灰	191
洗清罪名	197
单纯的动机.....	205
罪有应得	209
匿名信.....	218
艺多不压身.....	223
鬼屋里的怪女人	224
最不般配的夫妇	227
谨慎的杀手.....	241
最后的赌注.....	248
千斤顶.....	258
无罪辩护	279
绝地反击	291
神奇药方	297
逃亡的警察.....	300
雇工的爱情.....	311
祖传项链	320
致歉信.....	331
心罚	334
意外出现的扒手	336
投资爱情	338
时间的报复.....	343
死亡预言	345
五千元的缺口	352
贵族拳击手.....	358
与杀手谈判.....	367
跨洋谋杀	375
证词的破绽.....	381
恩爱的夫妻.....	392

厉害的姑妈.....	398
沉默是金.....	409
完美合作.....	416
寻找马克.....	421
傻女人.....	425
突发奇想.....	430
隐藏的真相.....	434
龙卷风的阴影.....	437
整容手术.....	442
两个伙伴.....	446
和姑妈的较量.....	457
有纰漏的保单.....	462
埋藏的钻石.....	466
失踪的门牙.....	471
百密一疏.....	476
消失的顾客.....	484
眼神.....	492
老头的期望.....	501
人生建议书.....	509
爱的代价.....	515
大胆的假设.....	520
致命跟踪.....	524
送狼入室.....	528
人情交易.....	532
理想国的谋杀案.....	535
杀手的委托.....	544
连环案.....	547
离婚协议书.....	552
山野周旋.....	560
神奇的柜子.....	570
死亡面孔.....	577
生死时速.....	583
罗马艳遇记.....	591

送往太空的人

正如天气预报所说的那样，今天晴朗无云，碧空如洗。

高高的铁丝网外挤满了人，他们大多是乘车过来的。这些拥挤的人中，既有摆摊卖小食品的商贩，也有游走兜售各种纪念品、气球、草帽的小贩。几顶帐篷搭在铁丝网的旁边，里面住着的是几天之前就抵达的人们，他们只想选择一个最佳的地点来观看发射的现场。

由于现场的人们都很安静，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混乱，州警察只是在人群中来回巡逻，确保道路的通畅。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期盼着宇宙飞船发射的时刻早点到来，毕竟将一个人成功地送上火星，是这次国际宇宙年活动最为精彩的部分。

和外面的人们一样，铁丝网内的人们也保持着平静的状态，各个地方的新闻记者、社会名流都静静地坐在指定位置，摄像机则早已安排好，稳稳地放在一个木制的平台上。平台一侧的长椅上坐着众多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大都来自欧洲和美国。两百多名来宾则坐在平台的另一侧，他们大多为政治家和科学家。另有三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十几名部长和皇室成员，他们作为此次活动的重要来宾，被安排坐在一个凉亭里。科学家和技术员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数据调试，大家都极力保持现场的安静，尽量不打扰到他们。

此时，喇叭中传来声音：“距离发射还有一个小时。”

铁丝网两边的人群更加安静了，大家专注地看着即将在一个小时后升空的火箭。在阳光的炙烤下，人们似乎产生了一种幻觉：火箭在轻微地颤动，好像已经点火成功，将要冲天而去一般。

法库尔背靠着墙，他心里此时非常不安，不停地设想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可怕的意外。他主要负责发射现场的安全监控，虽然不是第一次担任这种工作，但心中像今天这样紧张，还是头一次。毕竟今天的活动意义非凡，而且还是一次重要的国际盛会，有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参与，由于语言沟通问题，很容易出现差错，而且一旦有人试图捣乱破坏，也很难被人察觉出来。

他皱了皱眉头，尽量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为了防止破坏行动的发生，他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在发射前几个月的准备期里，但凡参与到发射活动的人，上至总指挥，下至餐厅服务生，都要接受最高级别的调查与监视。而每个人的档案都是厚厚一沓，里面甚至包括最为私密的细枝末节。在这样严密的盘查中，法库尔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这也让他内心稍稍有一些安慰，他已经倾尽全力，至少做到了问心无愧。

此时，他的吉普车司机在一旁乐呵呵地说：“嘿，快看，那些女人开始哭鼻子了。”说

着，他用对讲机的天线朝那个方向指了指。法库尔朝那边看了看，那个地方在背面，距离他所在的地方有二十码远，那片区域是划定给工作人员的，由于工作人员现在都在现场进行数据调试，所以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是他们的家属和孩子。

司机说得没错，的确有几个女人在用手帕偷偷地抹眼泪。看到这一幕，法库尔同情地笑了笑，毕竟神经紧绷地过了几个月，总算是熬出头了，哭一哭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男人也能哭的话，他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放松一下自己。其中一个女人引起了法库尔的关注，也许是因为她长得的确漂亮，也许是因为她一直站着很抢眼。他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但阳光确实太强烈了，他将眼睛眯了眯，发现那个女人并没有哭，这倒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仔细地看了看，她整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跟一尊雕塑一样，双手握拳放在身体的两侧，眼睛望着远处即将发射的火箭出神。

这时，法库尔突然认出了这个女人。她是物理学家维特比的妻子，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人们，要进入火箭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维特比，而不是安排好的兰达佐。不过，他觉得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在紧张之下，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同。可是，他还是觉得这种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随后，法库尔来到总控制室。这时，兰达佐正坐在里面吃东西，手里拿着一个鸡肉三明治，桌上摆着一杯喝过了的牛奶，对于一小时之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似乎并不太在意。他还会时不时地瞟一眼正在紧张地进行图表核对、电话确认、仪器校准等工作的科学家们，而且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开心。

大家都知道兰达佐接下来要做什么，可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绝对能让不明所以的人认为，他可能陷入了绝望之中，或者服用了毒品。但事实上，他既没有绝望，也没有服食毒品。平静的微笑依旧浮现在他帅气的脸上，一双强壮而细长的手稳稳地拿着三明治和牛奶，并且丝毫没有颤动的迹象，一双结实而修长的大腿自然地交叉搭在一起，这种悠闲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一会儿根本不是要去火星探险，而是要去纽约度假。

两位医生一直坐在他的旁边，密切关注着他的身体状况，一旦有任何异常，他们就会将这些状况记录在案。边上还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手里也拿着一个本子，不过却没有需要什么记录下来的，相比兰达佐而言，这名心理学家此时显得更加不自在。

在自愿者的选拔中，兰达佐从五十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宇宙飞船中的那些设备操作流程相当烦琐，但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学会了；而且在完成近乎严苛的体力考验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依旧正常，这与他曾经参加过奥运会，并为他所在的国家拿过四枚金牌有关。平时，兰达佐喜欢一个人空手与熊搏斗，喜欢购买名贵的兰花，还擅长用拉丁文写剧本，这些都算是他的兴趣爱好。不过，兰达佐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风流成性，这一点更可以说是举世闻名。为了这次发射，他过了好几个星期的半封闭生活，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偷情。

“距离发射还有五十分钟！”喇叭里又传来了一声报时。整个屋子里所有的人都被惊了一下，但宇航员本人毫无反应。

总指挥从兰达佐的身旁走过，这时，兰达佐笑了笑，用德语开玩笑地对总指挥说：“飞

船上的牛排可得多带一点啊。”总指挥只是回头笑了笑，然后继续向前走了过去。

整个航程为期三个月，所有的食物都是特制加工过的浓缩物，看起来像药片一样。就算是这样，总指挥仍旧觉得这些东西占据了船舱里原本有限的空间，而且增加了保护系统、密封系统和温控系统的负担。但這些小事也都无所谓，另外一件事情一直让总指挥放心不下，那就是飞船的温控系统运行似乎不太完美，系统的灵敏性有些不够，几个月来一直都是如此。虽然说这些问题都能通过兰达佐手动调节解决，不过为了万无一失，他还是想再确认一下。

“接发射台的维特比。”总指挥命令道。在等待电话接通的时候，他的眼睛望着远处即将发射的火箭，还有聚集在窗外的客人。

“距离发射还有四十五分钟！”

总指挥不停地在用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由于机器设备非常复杂，内部各个部件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联，稍不注意就会出错……正担心着，电话突然接通了。

“我是维特比。”

“温控系统现在处理得怎么样了？”总指挥严厉地问。

维特比回答：“差不多正常吧。”

“差不多？”总指挥顿时火冒三丈，大吼道，“你有没有想过事情的严重性，要是……”突然，他控制住了自己激动的情绪，没有再咆哮下去。而且，他相信，维特比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一旦出了问题，手动系统也不幸同时失效的情况下，兰达佐只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被烤焦，要么被冻僵。

总指挥停了一会儿后，接着问：“维特比，如果你内心还有任何怀疑的话，不妨趁现在赶紧说出来。”

“根据我的观测，温控系统现在是运转正常的。”维特比小声地回答道。

“那就行，日用品都装好了吗？”

“就差食品了。噢，等一等……”安德斯博士好像把食物带过来了。给我们两分钟时间，两分钟过后，所有东西就都能装齐了。”

“好的。”说完之后，总指挥将电话转给了通讯员，然后若有所思地转过身来，仔细打量着总控制室，脑子里顿时成了一团糍糊。好在看到兰达佐淡然的状态时，他内心感到了一丝欣慰。整个庞大的工程里，唯独“人”这一方面没有出任何问题，看来报纸评论他为“完人”还是有道理的。

此时，维特比教授站在发射台上，在最后一项核查的内容上打了勾。

“安德斯，你迟到了。”维特比的语气中带着一些责备。而安德斯此时正在协助两名技术工人，将几只长长的铁箱子塞进电梯里。他个子很高，但此时看起来很憔悴。随后，他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对维特比说：“我只不过晚了十八秒而已，没什么太大问题。”说完，他皱了皱眉头，看了看那些铁箱，随后露出满意的笑容，并且拍了拍离他最近的那只铁箱，对电梯的工人说：“都已经弄好了，把这些箱子装上去吧。”紧接着，他转过身问维特比：“这一下，所有的东西都装好了吧？”其实安德斯博士内心非常清楚，这句话不过是随便问

问而已，因为再没有人比他们俩更清楚这套流程了。

维特比看了看核查单，松了一口气，然后点头回答：“嗯，都搞定了，我们可以走了。”此时，维特比的眼睛上已经有两个很深的黑眼圈。

他们俩钻进了等候在一旁的吉普车，并且向这里的技术人员告别。那些技术人员还得在这里留一会儿，到发射前的十分钟才能从这里离开。随后，他们开着车，穿过炙热难耐的沙漠，朝着指挥大楼和人群疾驰过去。

安德斯问：“那个完人现在一切都正常吗？”

维特比的脸上显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瞟了一眼安德斯，然后说：“他好得很！他的确有着完美的躯体，有着很高的智商，不过……”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了下来，而且不打算继续往下说。

安德斯扬了扬眉毛，显得有些好奇，不过维特比却闭口不提这件事情了。

“距离发射还有三十分钟！”

兰达佐打了一个哈欠，并且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然后说：“看来得穿晚礼服了。”此时，两个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拿着设计好的宇航服朝兰达佐走了过来。兰达佐看着眼前的两个人，连忙问：“嘿，先生们，那些错误已经修改好了吗？”

那两名科学家笑而不语，但是一旁的心理学家十分好奇，连忙凑过身来问：“你刚刚说的错误指的是什么？”

“空间不够啊，就是这个问题。”兰达佐回答，而且装出一副非常吃惊的样子。

“空间不够？”

兰达佐随后操着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回答道：“空间不足以再搭载另一名女宇航员啊。要知道，三个月可不短啊。”

那两名科学家早就笑出了声，不过心理学家郑重其事地把这句话记了下来，然后非常认真地说：“这段时间里，我想你会极度渴望女人的。”

兰达佐也显得非常认真，说：“是啊，而且女人也会非常想念我的。”

“距离发射还有二十分钟！”

突然传来的喇叭声让正在走廊里巡查的法库尔吓了一跳。虽然表面上看他步伐稳健地走着，但他的内心正被两件小事弄得心烦不已。这两件事情也许有关系，也许没有，而且就算有关系，也可能不具有任何意义。

第一件事，法库尔注意到，维特比教授在向总指挥做完最后一次报告，并且离开总控制室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按照一般的情况，这也许只是对于发射能否成功而产生的一种焦虑，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不过当他一想到之前看到维特比的妻子时她脸上所表现出来的紧张和忧虑，他就觉得这里面应该有些问题。

第二件事，或许应该说是一个谣传，据说在半封闭管理的这几个星期，仍然发生了几件风流韵事，而且都与兰达佐有关，这让法库尔觉得不可思议。毕竟，他们对兰达佐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监视，那么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此时，一阵兴奋的叫喊声从窗外传了进来，法库尔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抬手看了看

表，兰达佐差不多该离开控制室，搭乘吉普车登上火箭了。

顿时，他感到身上的压力突然变大了。他开始感到一阵惶恐，不过，单凭一对夫妇的表情就去打扰总指挥的工作，这也有些说不过去。他之前已经去过一趟保安室，将维特比夫妇的档案都调了出来，并且仔细查看了一遍，里面并没有什么异样。不过，他在档案中发现，“最亲密的朋友”一栏里填写的是奥尔加·安德斯夫妇。他将这些名字都记录了下来，直觉告诉他，如果维特比夫妇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安德斯夫妇应该知道些什么。不过，他在工作人员的休息区里找了半天，不但没找到安德斯太太，连安德斯本人也没找到。

他连忙走到走廊尽头的“营养实验室”，推门进去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型的污水池，旁边是桌子和橱柜，整个实验室里看起来并没有人。不过他仍旧不放心，大声地喊着：“安德斯博士！安德斯博士！你在不在？”

这时，实验室另一头的冷冻室里传来了一个声音：“谁找我？”冷冻室的门打开了，安德斯用毛巾擦着手，然后打量着外面的人。当他发现那个人是法库尔时，说：“噢，法库尔，你找我有事吗？我正在做后期的清理工作，你知道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他一边说一边将冷冻室的门轻轻地带上了。

法库尔根本没有耐心听他讲完，直接打断了他：“安德斯博士，我有一个私人问题要问你。我向你保证，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所以希望你能如实回答。”

安德斯只是耸了耸肩，完全没有回答。此时，走廊外传来了一阵喇叭声：“距离发射还有十分钟！”按照计划，这个时候宇航员应该已经进入船舱，并且做好了发射准备，舱门也即将关上。之前留守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也即将坐吉普车返回控制大楼里。再过几分钟，自动控制系统也要开始启动了。时间已经不够，如果他心存怀疑，他必须直截了当地将问题提出来。

法库尔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上在不停地冒汗。他吸了口气，说：“我就直接问了，据我了解，你们夫妇与维特比夫妇很熟，所以请你告诉我，维特比太太是不是跟兰达佐有染？”

听到这句话，安德斯博士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摸了摸那尖瘦的下巴，随后一双手放在了背后，慢慢地走到窗前，缓缓地说：“据我了解，好像确实有……”

法库尔的手立即放在了电话听筒上，然后一边拨号一边问：“这件事，维特比知道吗？”

“他知道，这个我敢保证。”

听到这样的回答，法库尔立即朝电话里吼道：“我是法库尔，立即让维特比教授来营养实验室！以最快的速度！马上！”

挂断电话之后，他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安德斯博士看着他的样子，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此时，法库尔用一种带着沙哑的嗓音说：“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在这么严密的监控下，每时每刻都有人在，他居然……”

一旁的安德斯博士突然觉得很好笑，说：“法库尔先生，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你居然不知道，像他那种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避开你的监视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何况，这



样一来，整件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难道不是吗？你想想看，对他来说，一方面赢得了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另一方面，他还与最严密的监视系统发出了挑战。这对于一个平时把与熊搏斗当消遣的人来说，该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啊。”

法库尔根本听不进去，他一个劲儿地重复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但他那沙哑的声音完全被走廊上的喇叭声给盖住了——“距离发射还有五分钟！”

随着这一句倒计时的发出，整个自动控制系统开始运作了。瞬间，那些电子计算机就以闪电一般的速度发出数以万计的指令。法库尔知道，这个时候总指挥正站在总控制室里，他的一只手就放在停止按钮的旁边，如果有紧急情况，发射活动能随时停下来，只不过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旦那些精密的仪器突然停止运转，它们也就基本上报废了，前前后后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他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告诉自己，不能让一个小小的猜疑毁了整个计划。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攥得紧紧的拳头，仿佛有一股强烈的怒火要喷涌而出。

此时，他似乎意识到一旁的安德斯博士在对他说话。“你是不是觉得，一个素来忠实的妻子因为经不起诱惑而发生了出轨的事情，会让你难以接受？”说到这里，安德斯的语气突然变得非常讽刺，“法库尔，你醒醒吧！那个叫兰达佐的可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是完美男人！现在他还是一个英雄，一个探索宇宙的大英雄！说不定以后都不会回来了！这样一个男人，有着强劲的魅力，如果这个男人想和一个女人悄悄地幽会，又有哪个女人能够经得起这种诱惑？他都快变成一个传说了！”

此时，维特比一把将门推开，顶着一头凌乱不堪的金发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保安。看着维特比走进来，法库尔非常激动，浑身都颤抖起来，他非常直白地向维特比提出了问题。维特比显然始料不及，脸一下就红了，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尴尬，不自在地看了看安德斯，不过安德斯将脸转向了窗口，像是在故意回避他。

看到维特比半天不吭声，法库尔再一次怒吼道：“快说，是或者不是？”

维特比显得有些绝望，双手一摊，无奈地说：“确实是有，而且她昨天晚上才跟我坦白的，不过，我想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法库尔按捺不住激动，双手用力地揪着他的衣领，然后一边猛烈地摇晃，一边语无伦次地问：“快说，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

安德斯站在一旁，干巴巴地插话道：“……破坏火箭的事情？”

听到这话，维特比使劲儿从法库尔的手里挣脱出来，由于用力过大，还往后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随后他身子斜靠在一个柜台上，脑袋贴着上方的橱柜，有气无力地说：“你说什么？我破坏火箭？”

此时，法库尔几乎是在叫喊着问：“快说！你有没有破坏火箭？”

维特比将眼睛闭了起来，扬起手，无力地挥了挥。随后将身体挺直，脑袋依旧贴着橱柜，苦笑着说：“你疯了吗？你居然怀疑我会干摧毁火箭的事情。没错，我是怀疑过那个人，大家都知道他风流成性，不过我始终认为，他和别的女人有染，是和别人的妻子……”

说完，他又笑了笑，“……我真是太傻了……从来就没想过……那也可能是我的妻子。”

安德斯博士走到了法库尔的身边，悄悄地说：“他说的可都是实话，再说了，他只负责火箭的温控系统，其他的东西……”

此时，喇叭里传来了最后一分钟的倒计时声，声音完全将安德斯博士的说话声给掩盖了。“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七……”

安德斯于是提高了声音，大声说：“你别担心，法库尔！里面安装了自动监视系统！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总指挥那里就会收到消息的！”

“……五十、四十九、四十八……”

“有监视系统！这件事你知道！只要确认一下就行了！”安德斯继续喊道。

法库尔立即抓起电话拨号，他的手指甚至紧张得一直在抖。

“……三十一、三十、二十九……”

这时，安德斯把头转向了外面的天空，而法库尔则在咒骂着嘈杂的喇叭声。一个不安的念头在法库尔的脑海中闪过——要是维特比在对他撒谎，且安德斯也在对他撒谎……他们很有可能是同谋，甚至安德斯也可能具有一定的作案动机！

“……十九、十八……”

这时，电话终于通了，但是通讯员拒绝将电话递给总指挥。电话这头的法库尔快要崩溃了，命令、威胁、请求的招数连着发出。

“……十、九……”

总指挥终于接电话了，并且用一种严厉的声音问：“什么事？”

“温控系统有没有被监视？”法库尔几乎是用喊话的声音在问。

“当然！”

“系统运作正常吗？”

“……五、四……”

“当然！”电话那头的总指挥怒吼道。

电话挂断了，似乎这只听筒有千斤重，法库尔都没抓住，直接砸在了桌面上。此时，大楼微微地颤动了一下，一阵雷鸣般的喊声透过重重阻隔，传到了法库尔的耳朵里，而且这种响动越来越大。

“起飞啦！起飞啦！”

两个保安迅速冲到了窗户边，激动地看着火箭升空的壮观场面。不过，另外三个人没有丝毫反应，仍旧呆呆地站在原地：维特比在靠墙的柜台旁边，法库尔在桌子边，安德斯则站在法库尔的身后，与他相隔大约五尺的距离。

这时，安德斯的一句话打破了沉默的局面：“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啊，一切都很正常。”

而维特比仍旧靠着柜台，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紧张，也很痛苦。他低声地说：“法库尔，不瞒你说，我曾经确实想过那样做。但我最终克制住了，哪怕是发生了那种丢人的事情，我也不能那么做……”

这时，他的紧张感好像突然消除了很多。由于突然由紧张变得放松，他差点儿没摔倒在地，不过身体还是失去了平衡，渐渐地，头朝前，身子往前倾了出去。原本被他的脑袋

死死贴着的橱柜门突然打开了。

瞬间，几十颗很小的药丸如下雨一般地从橱柜里落了下来，打在维特比身上，脑袋上和肩膀上都是药丸。

但这并没有停止，更多的药丸倾泻了出来，越滚越多，到处都是，整间屋子的地面上到处都能找到药丸。

法库尔对此感到有些奇怪，他蹲了下来，顺手从地上捡起一粒，用手捏了捏，质感很软，有点像酵母片。他看了看药丸，然后又看了看维特比。

看到眼前的东西，维特比的双眼瞬间瞪得大大的，脸色也变得惨白，然后看了看法库尔身后站着的那个人，说：“天哪，这……”

“第一阶段成功！第一阶段成功！”喇叭里传来一阵兴奋的喊声，当然，更多的是外面人群的喧闹声和欢呼声。

法库尔拿着手里的药丸，转过身，看了看安德斯博士，然后用手指了指遍地都是的药丸，问：“这些东西，不是应该放在飞船上面的吗？”

安德斯博士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那种动作，几乎没有人察觉到。

“难道说，你故意没把食品装上飞船，想让他饿死在太空中？”

“噢，不，他不一定会挨饿的。”安德斯博士连忙解释道。

法库尔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继续问：“那么，食品箱里没有东西，他如何……”

“不对！食品箱绝对不是空的！因为在装上飞船之前，我们称过重量的，里面应该是装满了东西的！”维特比立即打断了法库尔的话。

法库尔连忙摇头，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尽量不让自己往那方面想，只是不停地喃喃自语道：“装满的……装满的……箱子里面到底装满了什么东西？”

除了那句“他不一定会挨饿”，安德斯博士别的什么都没有说。而维特比此时的动作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他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几步，直到身子撞到一个沉重的柜台才停了下来。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连忙开口问，虽然声音很低，但能听得清清楚楚：“奥尔加在哪？你的妻子呢？她在哪？”

安德斯压根就没有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的蓝天，站在那儿发呆。

刀口脱险

当我们抵达路障的时候，时间已经快到后半夜了。滂沱大雨不停地倾泻着，在卡车明亮前灯的照耀下，泛出玻璃纸一般的耀眼亮光。

警察设置的路障距离弯道大约有五十码远，除非绕过这个弯道，否则人们根本不可能从远处发现它。路障处停着四辆警车，其中的两辆朝北停成一个V字形，车头对着我们，剩下的两辆也呈V字形，但车头朝着南方。四辆警车的车灯开得很足，在漆黑的夜里，活像四盏高度数的探照灯。而警车的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临时路障，上面一闪一闪的红灯提示过往的车辆需要停车接受检查。

我轻轻地踩了一脚刹车，车速随即慢了下来，在我身后的那个孩子从座位后面探过身子，手握一把猎刀，恶狠狠地顶着我的肋骨，放低声音说：“你给我听好了，待会儿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他们确实能抓住我，但我一定会在那之前捅死你！”

我扭过头，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他一眼，尽管路障周边的灯光非常昏暗，但我仍能够清楚地看见他那胡子拉碴而苍白的脸。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孩子，尽管看起来很像。他拥有高高的身材，却有着瘦削的体型，因为下雨的缘故，一小撮头发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皮夹克，一条粗布斜纹裤子，外加一双高筒皮靴，裤腿和靴面上都沾满了泥浆，仿佛他是从某辆车上跳下来的一样。

早在十五分钟之前，我还行驶在距这里大概四英里的BC镇。由于大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路况变得非常糟糕，特别是有一段大概长约三百码的路段，积水深达两三英尺。因此，我不得不放慢车速，缓缓通过。突然，卡车副驾一侧的车门被猛地拉开，那个孩子跳上座位，右手握着猎刀，并将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让我不许声张，老老实实地开车。当然，除此之外，我也别无选择。我缓缓地驶过这段积水区，但我的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劫持我呢？他犯了什么罪吗？他从哪里来？不过，他的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神情，我也没敢过多地打量他，生怕惹怒了他后，他用猎刀捅我。

我把车停在了路障边，距离警车大概有十码远，车的右边有一小片空地，足够让我在接受检查之后倒车。不过，那里站着一名身穿黑色雨衣的警察，他双手插在雨衣中。他的手中是不是揣着枪呢？我心中不免开始紧张，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

一辆警车打开了前门，下来两个衣着相同的警察。他们朝着我驾驶的卡车走来，他们中的一个走到车灯光线之外，站在暗中看着我们，另一个圆脸警察则拿着手电，走到了我的车窗前。我把车窗玻璃摇了下来，他打开手电，朝车内探照。我则在灯光下眯起眼睛，装出一副非常困惑的样子。

“警官，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内心非常紧张，声音明显有些不自然。

“你们要去哪儿？”他非常严肃地询问。

“去桑诺。”我立即回答。

“这大半夜的，去那儿干吗？”

“噢，我去接我太太，她坐半夜的火车回来的。上周她妈妈病了，她回家照顾妈妈去了。”

警官点点头，继续问：“你叫什么名字？”

“麦克。”

“拿你的驾照给我看看。”